常郡八邑艺文志

常郡八邑藝文志卷五之下

武進莊翊昆新甫
陽湖莊毓鋐俊甫
東里盧文弨纂定

卷五　序

景賢錄序

明　毛憲

昔我毘陵有醇儒曰龜巢謝先生潛心性理振起俗學隱居教授立言垂訓卓然以翊正闢邪爲主論著甚富學者多尊信之歲久頗湮吾友葉公司詔乃爲裒集摘其尤切風教者編名景賢錄授某校之且屬爲序顧陋學蕪辭閱歲未就茲公門士王君尚絅梓事將畢始不獲已作而歎曰吾道在天下雖明晦通塞之不齊而

天理人心終不容泯異端曲學終莫能勝者何也聖賢扶植之功也自孔孟以來先王迹熄邪說蝟興老佛之徒乘吾道之隙遂以其術亂天下相鼓扇淫溺乎人心禍不止楊墨而已雖賢如韓子猶不能變至程朱諸大儒出始表章六經推明性命頓回天下於大道之中然後天理晦而復明人心塞而復通而老佛之說自廢向非諸賢則皆毀禮樂而迷異教矣何由豁陰霾而覩光霽也哉故曰扶植之功也逮及勝國之末道復晦塞葢不啻老佛而已當時以道鳴者尚偃然都高位無所救正而況其他乎先生崛起其間本之醇篤之行濟之精博之學遯世高風迴邁流輩而其見於言者率皆民彝物則之訓所以距淫辟息邪說明天理而正人心

者居然可見時雖不偶而力障狂瀾志則偉矣晚遭亂離道義彌固入國朝而年已老竟弗獲顯庸以究所學然卽其文辭所存考其德業所就則衛道翊世之功固有度越在位庶幾前賢者而豈空言云乎司詔錄而傳之且完厥墓非私爲先生計也仰其道而思以公諸天下後世也亦猶先生於鄒道鄉顧元公也二公之道賴先生闡揚而益彰先生之道得司詔敘述而復顯豈非此心同此理同而扶植之功無或異歟今去先生遠矣世儒好異至有詆宋儒爲邪說而不知自陷於邪爲人心害也大矣又安得先生起而辨正之以復見孔孟程朱之道於今日哉錄五卷凡諸論述賦詠咸附見焉

毘陵正學編序

毛　憲

某旣爲此編或問毘陵事理學者多矣獨錄此何居曰理學云者必其人造詣涵養彷彿程門論議著述不詭于道而立身立業又足以敦風化而植綱常則幾矣慨仰前哲或擅文學或勵風節或樹功業不爲不正然道學一脈實自龜山道鄉始葢二公先後學於伊洛而龜山得程氏正傳居常日久啟授甚衆故雖閩人而首列之示有宗也次道鄉示有本也同時若周伯忱伯溫唐彥思又皆遊程門而有得者鄒德久喻子才皆龜山高弟子才授尤延之延之授李元德蔣良貴雖所造有淺深而大本卓然則一也遂謝子蘭力障狂瀾扶植名教偉矣故終焉或又言喻以上吾無閒然

尤李蔣三公何如曰延之力陳道學之益逆破陳賈之誣而吾道增光元德力辨汝愚之忠陰折侂胄之姦而公論不墜艮貴力抑彌遠之惡顯揚文元華父之善而直道不屈皆所謂敦風化而植綱常學之成章者也子蘭與道鄉諸老班乎曰殆未敢輕議也邪說溺人久矣子蘭獨能振起俗學潛心性理辨疑有編旌賢有錄衞正闢邪功莫大焉或又言張正素舉之篤行胡蒼梧珵之護道陸文圭梁益之醇正皆可師法曰然正素博學遁世高矣蒼梧從劉元城學其于錄中諸公猶元城二程也陸與梁學術素著猶蒼梧然前無可錄乎曰有惜愚生晚淺陋寡聞參考未盡遺漏多矣姑俟徐求別錄以待君子

鄭陸橋赴義卷序

向洪邁

聖祖龍興淮甸以至正丁酉克常州越十年丁未爲吳元年殲僞吳再踰年定鼎金陵改元洪武而天下大定常爲畿輔劇郡自是不見兵革者百八十年於茲休茲蕃庶貢賦充衍爲東南重邇來島夷弄兵內寇閩浙延及畿甸乃嘉靖丙辰初夏犯江陰將逼常州義士張邦定率義兵扼於鄭陸橋力戰以挫其鋒繼之以死常城卒完觀風者上其事遂錄其後崇報於祀典吾友小湖韓子義其事又爲赴義卷以示予予曰聖祖之爲萬世計淵哉沿海衛所棊布聯絡莫不署衛備倭今使武弁嬰孺綬帶裘馬以享太平之祿而一旦有事使嚮義者蒙難吾於此書之以愧夫世祿而玩寇

者島倭限隔山海封疆不相比屬彼之越鯨波而為寇猶我之不能汎艅艎以征誅之也朝貢有制懷柔有策彼豈遽能窺伺吾藩哉誰謀不臧內猾為訌涓涓不塞以成江河頓使東南衣冠財賦汩於腥風必當有受其責者吾於此書之以訊夫厲階之萌者倭氛肆毒志酣掠斂利則爭先敗則相棄散漫無律驅除亦易特以華人久安豢養猝遇不虞無素備耳今觀張義士以生兵數百能挫其鋒復有義士為之援可以不死義士死而常城卒完安在乎倭之難禦也吾於此書之又以勵夫見義而興起者

雲林詩集序

錢溥

東吳當元季割據之時智者獻其謀勇者效其力學者售其能惟

恐其或後而有甘抱淸貞絕俗之態卒閟其用全其身而不失其所守者非篤於自信不能也錫山倪雲林先生是焉先生諱瓚字元鎭雲林其自號也家故饒於貲至先生始輕財好學嘗築淸閟閣蓄古書畫於中人罕跡其所愛寫溪山竹石攻詞翰皆極古意性甚狷介好潔絕類海嶽翁然尤善自晦匿有若愚騃無似盡棄其所蓄如敝屣然卒之扁舟獨坐焚香弄翰以與漁夫野叟混跡於五湖三泖間又類天隨子旣而大明麗天六合一統底今且百年矣彼之倖功譽於一時者飇馳電迅泯無聲跡之可尋而獨先生詩畫流落於人世雖片紙不啻拱璧耽玩之際猶覺淸風灑然使人爲之興起噫謂非篤於自信者能然乎先生之詩僅嘗見之

題詠近得常之荆溪蹇君朝陽彙粹五七言古律絕句總若干卷走書京師俾予評之以傳予謂其清新典雅迥無一點塵俗氣固已類其爲人然置之陶韋岑劉間又孰古而孰今也耶大羹玄酒不和而自醇朱絃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朝陽讀書好義高先生之誼而重其才寶愛是集欲傳之無窮眞可謂深知夫詩而樂揚人之善者歟不然則是編也不至於湮沒無聞者幾希故不辭而爲之序天順四年

昆陵忠義祠錄序

邵寶

昆陵忠義祠錄成之四年吾邑令平溪侯侯世卿始梓行之先是武進葉夔司詔之輯斯錄也亟示寶請序時寶以致仕之命歸自

漕臺既謝不敏未幾請詞命下寶起承乏戶部司韶復致書今御史中丞秦公國聲以書來屬中之以京兆尹白公輔之地官主事丁君元德寶時請養南歸諾焉而輟於病者二年於茲茲侯將從梓事則授簡請校蓋中丞公實屬之寶乃略加詮次而爲之序曰忠義何爲而有錄也著其所以祠也祠之舉起於庠校上於臺察而議於宗伯允而后請諸上詔俞焉而著於令矣則何錄之庸昔在宋德祐間北寇既深江淮奔潰退以吾常爲徼蓋去亡無幾而姚陳諸君子倉卒起任守孤城抗劇寇力盡以死有餘憤焉文山公嘗謂常爲朱睢陽諸君子其巡遠乎非邪此其忠義之爲烈久矣乃若其蹟存乎國史史之外有郡邑志志之外有家乘有墓碑

有序跋哀弔諸作而向論者於是乎徵是故録不容已也嗟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者忠義是也忠義在人爲道爲志而氣實配之養自夙成發由衷出侣焉應焉雷行風動唯其所在城池焉於斯爲險甲兵焉於斯爲利嵲屹乎有不可犯者若夫成敗數則存焉而吾浩然之塞固不可泯也傳所謂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者非若人誰其以之故郡之有祠君子曰禮或者謂元祀之稱秩九原之與歸皆隧往也往者無閼亦何與生者爲而不知教道實行其間葢如是而偷懦作如是而貞毅奮如是而姦邪懼俎豆尸祝於前頌歌慨嘆於後而箴規文告顧若有不能及者祠以一郡而風於天下烏乎其微而遠哉司詔倡是舉而録以終之遂成一郡之書

吾侯圖是之傳蓋天下之志也肇祀之歲常城成寇殲于江斯禮也其時哉因併著之正德甲戌十二月旣望

山堂萃槀序

唐順之

余讀孔氏論語而見其所稱古之逸民夫逸之爲言隱也彼其事汙君而爲之士師至于三黜而不肎去與其斷髮雕體以君長於蠻夷偃然有南面之尊可謂漸染於顯榮而孔子至以匹於讓國餓死之人而謂之逸民何邪蓋此數人者其脫於爵利華寵之外而一無所繼焉則同也特其所謂不降不辱者則心與迹并其所謂降而辱者則心與迹判而難以識耳今吾侍郎養齋徐公其可以與於若人之徒歟嗟乎士之嗜欲毆諸其中而紛華蕩乎其守

始進者躁於求而宦成者固其位能自脫焉者少矣公少時則已自致於亨衢然公澹泊不見可好其後反求乎理性精研乎義利益知自貴而賤物故雖居高位享厚祿而其貌沖然常若山林之癯其家蕭然常無十金之槖乞其身有耄夫之所不能決而必之以强健之年砥其節有寒士之所不能居而甘之以肉食之後自是天下知與不知言清名完行者莫不翕然歸公然則公之進而顯也其心與迹判者耶其退而隱也其心與迹并者耶余幸與公同鄉曲自蚤歲卽知慕公公爲侍郞而余適在翰林方其旅㑹於隆隆之門而習見乎炎炎之態則閟然而返每一見公則不知洽然噓我以清風也而不能去公還於家余亦罷歸又獲從公游每

訪公之廬但見山窈水迴老屋數椽堦前鳥雀鳴聲上下則不待見公而已如游於首陽之曲栁下之鄉可以使人樂而忘返矣已而公出其詩文若干卷曰山堂萃稾者示余余受而讀之益自其平生所謂應酬文字與得歸草堂以後諸詩及謝病諸疏皆在焉公非如文章之士刻鏤以爲工者也而其淸遠閒散耿介獨立之氣黝乎其淵藏鏘乎其金鳴其風旨直與古者逸民採薇之歌三黜之語歷百世而相上下則又不必即公之容望公之廬而公之爲人固可以一撫卷而得矣雖然昔人不云乎身隱矣焉用文之且夫所謂逸民者方將鳥行而蟬蛻惟恐其影響之不幽而豈蘄之以言語文字行於世也哉矧公位大臣又當天子獨意之時苟

少焉爲施功於社稷被澤平生民不難也公意猶若有不屑焉者

而亦何藉於文乎然而世有不能即公之容望公之廬者得其文

而讀之或可以得公之爲人則夫廉頑而起懦亦將於是乎在余

既校而正之以還於公因爲之題其首

贈邑侯王春巖奬勸序　　唐順之

始侯之入覲也余嘗贈之以詩其詩曰無言似桃李有志笑鷹鸇

得暇即開卷長貧不受錢自余爲此詩流聞士大夫間其士大夫

之素知予者則曰是顛不妄譽人者其所譽者必其人也而因以

知侯其素知侯者則曰是不爲鷹鸇者是不受錢者其譽之者必

其不妄譽人者也而因以知余然是時侯之爲邑僅踰年耳侯爲

人悃愊不皦以近名又不善候刺人意而迎之故當時雖有知侯者然尚少也上之人其知侯者又加少矣或抑而挫之侯亦恧然而甘之益不汲汲於求知也至是侯之爲邑也三年矣其政之平易於其初者則益以精明於其後其守之不可繼於其始者則益以不可渝於其終於是上之人其不知侯者亦少矣其飛章而薦焉與其馳檄而奬焉者屬而至也夫侯能恧然於其抑而挫之者則亦豈有欣然於其薦而奬之者哉而余獨喜爲侯道焉者亦喜余所譽之益有所試耳所謂馳檄而奬者御史巡江鍾君其一人也於是侯之寮耶丞輩將奉鍾君之檄而行事焉而相率求余文以張之余觀鍾君所以奬侯之語固曰公而謹也勤而廉也其公

而謹也無乃余所謂不為鷹鸇者耶其勤而廉也無乃余所謂不受錢者耶甚矣鍾君之知侯而其言之有似於余也然以邑人譽邑大夫則是上交之分而其為言也近諂以監司譽屬吏則是下臨之勢而其為言也必公余方且援鍾君以自信焉而羅丞輩乃欲張之以余文豈以予之言為有加於鍾君之檄也歟雖然監司之於其屬也終歲而不一二涉其地焉則多得之於耳剽邑人之於其令也朝夕而薰焉則多得之於目注故閭閻之政可以爭乎其邑未必可以獲乎其上察察之政可以市乎其上未必可以愚乎其邑之人然則較吏治於上人之口宜不若巷處街談之口尤為親且詳也矧余與侯又相知最深者哉且余譽侯於踰年之前

與上之人抑而挫之之時人固不以予為妄而信之也矧余嘗侯於三年之後與上之人薦而奬之之時人其有不余信者哉侯好學而志古之道則其所樹立將不止如施之一邑者而古之良吏所居常不赫赫而去則見思侯行且去矣人之思侯也其將何如故余預為言之以俟他日又當有信余者

濬河錄序

薛應旂

昔史遷書河渠班史志溝洫自禹而下皆盛稱李冰西門豹史起鄭國之功謂其能引水溉田以業農也夫農天下之本也泉流浸灌所以育五穀也五穀育而農事殖夫然衣食足而禮義興太平之治可保於無虞矣此其所繫豈微乎哉然而天下之以農為職

者或因循歲月或苟且文具而其所以爲乎農者多漫不知省是
亦非不知職之當舉也葢以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而在下位
者又難於獲上是故不好逸而惡勞則遠嫌而避怨而農事往往
廢弛流離者載道矣斯民將何賴焉蒞安吳君道宗以賢良文學
選貢明廷授丞吾邑職在治農公清勤慎視民事如家事川涂溝
洫陂障圩塘邱陵墳衍港塹橋梁靡不悉心疆理而承委申請畫
圖貼說率皆躬自相度協人情土俗之宜建經常久遠之計民不
勞而事集財不匱而工成而吾邑之民旱潦有備豐穰可望是君
之功利濟斯民者實大豈特如昔人所謂不負丞而已哉當漢太
始間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溉田四千五

百餘頃而當時之民歌之茲武進之田九千三百餘頃視白公所溉不啻倍之使有爲鄭國白渠之歌者舍君其誰哉故於是錄樂爲之序以告天下之爲丞者

朱邦憲集序　　王世貞

邦憲家黃浦去余鄉百里而遙其所游盡豪賢長者而與余交獨晚交晚而文酒之好獨最深邦憲卒其子某等梓其遺詩文數百篇而屬余序之葢余與邦憲交僅十年而始終若隔世第所以爲邦憲者亦略備矣邦憲之於詩雖不專爲高吟亦時時入錢劉意清而調和遠於拘苦粗豪之二端至其爲文取法東京駸駸乎初元竟甯之季小語陗側亦不在柳河東下矣邦憲晨起盥櫛罷即

戶外屐恆滿又多所造請與報謝里社率醵輒戹首三老有疑難一切居間解紛皆以屬之邦憲稍日下春沈沈柝勺間矣不知其於三餘之晷若何而考隲經傳精核若此也其所爲詩酒語慷慨多於舞衣歌扇得之大概若是者氣有充而辭或不能無累又何能淸其意而和其調至此也邦憲雖不得官爲其名高而謁文者相踵邦憲又不忍謝絕必令得意去計邦憲之事與酒十九矣又何能劘琢工詣至此也古之於詩文類不能相通而其所謂工者務逃之於窮谷荒野杜門腐毫而後得之天之賦邦憲抑何異哉邦憲所最善友生曰沈明臣茲集多其校讐然明臣間爲余言邦憲雖不能釋事與酒其操觚染翰無異於齋居時第篇成令人彈

射之隨語卽竄易不工不止也虛已哉邦憲矣其所謂事與酒者敵應而神不累者也茲所以成一家言哉或謂余實似邦憲毋論似不似邦憲之有余亦足稱知己矣

華孟達詩選序

王世貞

始余罷郎鎭歸而無錫華孟達以其文若詩來乞序余業已奇其志而逆其進之未已也姑以卮語應之自是孟達數買舟過余則必以詩謁其詩亦必進如是者數年矣而得百八十餘篇爲體凡三大較五言古似韋蘇州而時時上之七言古似高達夫五言律似常建郎士元七言律似李頎絕句在大歷長慶中未易才也孟達之所構結以淡雅爲體以和適爲用其始非必皆自然淘洗之

極歸而若自然者也而至於才之所不能抑則間出而爲奇警情之所不能禦則一吐而爲藻逸嗟乎詩如是足矣建安以來詩之爲用少以故得自致其旨而阮公陶令之所由興迨其季也用日以博而變日以不可窮於是乎青蓮少陵之業就而天下以爲正宗大家是烏可偏廢哉當北地信陽時不廢徐昌穀高子業今者有濟南當亦不廢孟達以余同調必欲使之折衷而信於世則所不敢雖然余聞之韋蘇州在事而僧靈澈者爲韋體數十章以贄而求合韋殊不之顧也已盡得其生平所著詩而後大喜曰子柰何强所學而從我我且幾失子然則余之所以許孟達者其能不爲余也哉余故嘗進顧山甫於孟達知其台也試以屬之

惠山續集序

王世貞

惠山無錫之北山也一曰慧山去邑五里而近自西神之稱見於周朋枕中記而山之泉其勝啟於唐故太尉李文肅公紳文肅抗節逆錡不死歸而稱疾以臥山之舊墅飲泉而甘之由侍從至拜相領鎮必郵致茲泉以從自陸羽品天下水有第二之目即忌文肅如張又新者能排其人爲端州之貶而不能少貶茲泉而爲三凡水之號第一若金山之中泠與康王谷之水簾瀑時相爲勝負而茲泉之第二故自若也於是山之名因以益著其地雖無岞崿瑰異之壯與窅窱徑庭之深可以駭動心目而奇石幽澗美箭嘉木在在不乏精藍甲墅棊布於山之前後而陸羽之所重以爲能

韻泉之勝者者耆則南天池而北陽羨能發耆之嫩者泉泉則無過於惠而味苦勺清之士不能不旦夕往矣且其地最號爲近郭而又饒木樓船鼓吹爽猶於烟波花月間葢不必抵茲山而後謂之游以至皇華之奉使郡邑之沿檄而行旅之淹途者稍一移棹即至亦不必盡味苦勺清之士而後謂之遊客也其所以詠洪茲山與泉者當益盛而自正德初有僧圓顯者爲之編既不能無挂漏距於今又且七十載邑之士尤叔野念其先人文簡公嘗以名卿佐宋退居於茲山有書且數萬卷而爲之後者不能舉其凡以爲之重於是悉家之所藏與生平之所見聞而錄之文自春申碑家山記詩自江文通李文饒而下凡事與人之有係於茲地者亦

附著焉總八卷名之曰惠山續集而問序於余余自束髮南北道路所必經經而爲之迂日而遊者十恆七八飲其水而甘又嘗和唐人之韻者三而叔野似未之見也竊嘗謂古之時其名山大川何限然文不能勝質不獲標而出之自大禹之所略而爲貢又爲象之鼎而成周之山海經出焉而靈均長卿稍爲之鋪飾而參大之然往往漫濫不切聚其有眞能爲之詠泆者益詩麗於靈運文精於子厚以至右丞少陵諸君子而極矣甚哉山川之不可無人也惠山故不泯泯自圖顯之集與叔野之續成而能使讀者若游游者若歸山若增而秀泉若澄而淸不亦冠弁東南哉因錄三詩及游俞氏園一篇以貽叔野而序諸首

華孟達集序

王世貞

無錫有華孟達者一日而以書數百千言自通且贄其詩若文三卷曰今天下稱龍門者必以子夫龍門者其左右夾上造霄漢西來之流徑萬里而下束三級齒石成霜雪噫聲成雷霆倍尋之鯉一過之則神靈起於鬐鬣間上帝饗之爵爲應龍乃不佞之鯉則異是子幸而汰之乎吾將去而攻吾疾其又幸而姑誌之乎吾將去而益煉吾質以俟乎他日余既異其言爲之稍讀其書而中有與其宗人往復者亦類是云宗人而好纂爲古文辭則從臾爲古文辭其欲梓行之則弗敢也曰吾且折衷於衡藝者遠而左馬莊屈建安李杜吾師之近而北地濟南吾儀之然毋若王子之當吾

世也吾其從折衷矣余益異之乃爲竟其詩若文詩體出入中古
躐長慶而學永嘉淸楚沖夷有悠然自賞之味文筆尤峻潔裁之
則騶邕之小言也暢之則昌黎河東之順軌也乃尺牘蕭蕭乎人
意表矣夫此孟達境也孟達之爲識踰是境而三舍矣毋乃猶有
待者才也其才俛及境矣毋乃猶有待者學也夫學者充才者也
才者趣識者也吾姑誌之而孟達姑聽之雖然孟達以吾言而信
可也是亦且梓而行矣其所以行者何也將授人以彈射也昔者
文信侯爲呂覽布之咸陽市而榜其上曰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
金而人莫敢增損也其識者竊笑之矣異代子雲聞而詫曰惜不
以我往將席卷其金以歸則又笑之其所以笑者何也爲文信侯

之挾詐而子雲之見事晚也今孟達居貧賤而名未卽就不足以
稱人之耳目而易其眞天下而信之則眞信也其猶有羿射者皆
孟達不朽地也是何世之爲孟達龍門者衆也孟達亟稱有郁人
文者其鯉耶其龍門耶請質之而不以非則置弃焉

朱在明詩選序

王世貞

余以丁卯伏闕識靖江朱在明公車間當是時在明少年俊儻負
風檢家蓄小二史酒次能爲吳音以壓之甚驩也自是余雖强起
家然朞請告而在明亦朞以使事歸訪余東海上稍稍見其詩在
明雖不恆爲詩然得一詩輒膾炙人口而最後自大官丞出內史
王國不得志拂衣歸會余亦解山南節歸在明過益數已盡見其

詩授余曰子且隱矣其爲我强序之在明材甚高氣甚暢其發而爲詩語甚秀調甚逸風之泠泠有餘響焉大要以自當一時之適不盡程古人然試以協諸古亡弗協也靖江介大江而邑其北則淮南諸城戍莽蒼豐厚其南走京口毘陵吳郡秀潤而麗妍西拒三峽九派之涯流東與大海潮汐相上下吐欱日月孕瑰產異在明居之爲鼎貴族其貲力足以雄田池弋釣之樂足以忘老少而任俠顧中年而謝之以與四境之外賢豪長者游又能究千載之業著成一家言其亦可重也已或謂在明所訓倡篇什甚富胡以寂寥若是則不然今天下才士大夫結軌而談藝者必趨唐而唐之篇什最富者獨少陵香山氏其次則李供奉元武昌而已彼極

今英靈之所載者人不過十餘章初盛四傑悉其最不能貴洛陽之紙而崔員外黃鶴詠標揭無和楊東川蘭亭語壓倒時英孫主簿云精騎三千足敵羸卒數萬是寧以多重哉今令在明與元白較五車或有所不暇以優游員外東川間軒然霞舉矣乃不佞謂在明旣挂冠早優游無事宜益劌思極變以抵於不可涯之境不然則一洗而盡空之相與證太上所謂可也余隱矣所以敘子者止此矣

葉雲樵詩集序　　王世貞

無錫天下巖邑其文物足以襟領一世素封之羨足以跨州郡轢輪楫而不樂爲吟詠至嘉隆閒而稍稍有染指者布衣則僅吾尋

樵子雪樵子之於吟詠蓋自天性然饑若借以食渴若借以酒寒若借以裘於天下之事舉無以關其好者雪樵子故貧自其工爲詩而貧益甚所居巷僻簍其邑子莫能問之而他郡之賢豪長者累足而跡得其處與定交窮日夜語乃別去始稍稍聞邑子他巨豪闢盤幕之禮致雪樵子虛左席以待雪樵子則據左席浮之白則白竟醉遂抗論今古名勝與經國不朽之業豪猝不知所對愧而故狎之且用他語侵之雪樵子怒不受曰唉豎子以皮面籠酒公耶拂衣起不顧雪樵子用是益困而邑搢紳獨方伯秦梁御史胡孝二先生雅能知詩稍稍客雪樵子相與備酬和秦先生至欲梓其詩以傳亡何二先生相繼卒雪樵子仰天嘆曰嗟乎吾豈其

偶踽哉而不祥人若是秦先生之子太學某謂雪樵子父客也而故見嚴乃大出槖裝如纍時約梓成而友人王稱登爲之敘累數百千言所以推轂雪樵子甚殷辭甚脩而甚嬋綏不可了雪樵子顧意不懌曰我何能而被王君之寵靈我若是卽天下靡不趨王君七寸管所謂揚之則天上抑之則地下不我厚幸哉雖然卽令如王君言靑蓮少陵何以加也已謂余子雖欲强我一言矣而無朽矣夫雪樵子生江左顧盡能脫其靡靡冶柔之習而能務完其氣無錫故不樂爲吟詠雪樵子亡師友劘切之力而能務諧於古調其氣完是以句工而不累篇其調諧是以篇工而不累格豈得沈而收華得質而禦夫天下不難乎才難乎才而無以劑之雪樵

子殆知有所劑哉夫王君言足重雪樵子而又重雪樵子乃爾余之言厘厘尺寸間又不足以爲雪樵子重雪樵子胡取也將亦取其劑而已矣雪樵子葉氏名某字茂長宅行又詳變余所及僅俠伉一端云

華仲達詩選序

王世貞

無錫華氏之儁有孟達仲達者孟達工爲文與余善余業已序之仲達生而倜拔然尤孤介少依其大父居不伺習公車言而獨與諸生郁人文善郁生工檀弓左氏間一二倣向書因相與瑚鏤其造以互媮快而已它人莫能好也晚節始稍善吾吳顧武部弘任而韓侍讀亦時時還往仲達好談仙道自言呼吸與靈爽通它人

亦莫信之而獨孟達以爲 眞名歲余始得而致之靖所貌臞而神甚清令且鮮碧瞳炯炯與語連夕叩之得其咳唾皆玉晨蕊珠之遺無一方士杖頭語已盡露其詩則又翩翩霞舉其於五七言古有康樂長吉之致絶句彷彿青蓮或思往而艱或神來而易或比於事或興於情或併比興而忘之大概不可爲典要所構時險時坦忽沈忽揚譬之柏宗之攻璧雖復瑕瑜互見其瑜者竟自連城沙苑之駿有蹄齧而不害千里也余試舉以語仲達仲達曰唯不佞亦疑之當其至則頃刻千言旣成而不知所自也其不至卽累月不能措一辭吾以爲我乎非我乎其合乎其不合乎惟是往者叩靈眞以爲得吾子足不朽其爲我加汰焉而弁一言於簡余戲

仲達子不朽其身矣何至乃欲不朽其名也陶通明謂作才鬼勝頑仙吾始怪其言毛仙翁得元白諸賢詩而謂昌黎敘之吾復怪其事世今乃復有其人乎豈玉清帝都藉此塵中語而紹介乎吾不能距子聊爲志其大都子姑闕之余旦夕且焚筆硯逃矣詩總若干首今存十之四乙其稍瑕者以俟仲達自酌焉

湖西草堂詩集序

王世貞

江表甲族推華氏華之衣履冠蓋徧天下然往往政術自喜不多及詩自吾座主華學士先生始工爲五言古近體而諸從中有善繼善述者復以詩名其詩余故嘗序之於是其從伯父湖西翁感自奮曰吾故受學士詩晩節收一二善而與之倡和一二善乃能得王

先生序我何以不得王先生序於是手爲書數百言介一二善而通於余曰不佞生四百四十七甲子矣天縱憐而惠之曰其與幾何不得先生一許我何以爲身後計一二善亦進曰是指也貿受之矣人王百谷序伯父詩而意未快也曰其必待王先生傳王先生且棄筆硯矣惟伯父亦曰筆硯行且棄我矣汝曹不得請毋以見我余甚惜其意曰士之迫欲不朽如此哉聞之一二善翁少嘗治經術垂就而棄之曰安能伊憂作老博士也已課臧獲耕少熟則已足曰奈何復求益役吾無涯以供有涯於是始治詩晚而愈好之顧其大要在發乎興止乎事觸境而生意盡而止毋鑿空毋角險以求勝人而剿損吾性靈以故翁之詩出不能暴取名而其存者和

平爽暢有君子風即置之唐長慶宋元祐間庶幾無愧色矣翁之不爲鑿空角險以求勝人而𠜝損其性靈此於攝生家甚要故老而神明之用不衰余即不逮乘筆硯亦思用翁法今棄之矣其與翁偶而優游乎蔗境不亦大愉快哉翁家湖西有草堂踞之而顏名其集曰騁游夫翁游北不過金陵南不出吳會且長卿甫壯自梁苑歸則已倦游翁老矣而猶託於游得無有騁之心哉爲改署曰湖西草堂詩集而爲之序

雙溪詩集序

明　王愼中

愼中結髮登朝則知有所謂杭雙溪公矣去年秋謫判常州訪公於義興之第因挐舟泛東谿訪張公善權二洞由西谿泛舟而旋

於時山明氣肅霜落水清相與把酒賦詩以爲至樂始予以公長者意其倦於杖履之勞然公顧健步善升足之所履也無所擇而其移若翔據高臨下憑眺以望遠指顧揮斥蓋察見秋毫而援乎飛翼之所入其高談闊辯扣之而應酌之不竭若鐘發而泉出也予乃歎曰公眞所謂仙人耶何其氣厚而神完也夫昔之爲詩者莫不幽憂拂鬱猾和搖精至於歐肝喪魄猶不能工今公之神氣其厚且完如是乃以能詩成名於世豈不難哉公曰夫所謂詩者豈誠使人攻苦勞極至此哉亦隨其才量之所得而發之於性動於其中觸於其外固有不得不然者耶故吾之於詩少而習焉久而專焉老而篤焉然足以爲吾樂而不能爲吾困也因出其若干

卷示予曰君其爲我敘之夫以予慕公名積於十年之久一見之未能今乃得從數日之游與聞一言之教又得讀其詩而託姓名焉豈非予之大願哉予初行縣至義興入其境顧而美之曰此非吳地與何其風景物象不類吳中也及其縱而游之益以得其美焉其山水之勝者往往幽邃而曠遠明秀而靜深至於草木泉石亦皆發色含氣而有餘光與夫澶漫綺靡腴衍而澤麗者大不同焉予愛而異之意必有魁奇特拔之人應而出者以鍾其美而圖牒所志祇著其爲幽人隱士栖遁之所宜予疑而不能察也及讀公之詩乃欣然得曰所謂魁奇而特拔者其固在此也夫公之詩雖製裁錯出律調不同歸之嚴整雅健體高而意正音舒而節越

有前世作者之風無有乎嫚媚之習紛澤之飾豔蕩之思不奸於中誦其詩不知其爲人亦可想見其爲美士君子也此豈可以强而致哉葢其所鍾者粹而所用者宏故能成其名而無所汨亂於神氣豈與畸窮憔悴之士同日談耶始敬皇帝時治化熙洽士大夫爭以名行相高天下敦龎無事仕者樂於閒暇而有和平之風故得大肆於文學其時北地中原江左卓然名家者殆十數人江左則徐廸功郎禎卿顧中丞公璘與公爲三人廸功仕宦最窮而早死二公獨老而大成享遐齡至大官巋然爲江左風流之宗其德清偉望宜於表民用世雖退而老於家將必有待而起何其盛也予自毘陵入爲留都戶部員外郎特通謁於顧公一見而驩因

以論公之詩之言質之顧公曰是也遂書以復於公為雙溪詩集序

湯廷尉家藏集序

王愼中

愼中昔備員禮部祠曹主事最後稍遷吏部司封郎中祠曹職主大臣祭葬褒謚之典而司封職議贈祿之恩大臣以天年終者則有司以訃其妻子自陳乞恩者為多事下二部二曹職之故凡死者之功狀名行愼中因而與聞而論之祭與葬載在制令有品級等差凡訃至者各以其階得之至於謚以易其名贈以榮其終蔭以錄其後三者則不可以易得吏部禮部尚書推覈死者勲賢名績表表可告於上者然後請之又請而輒報罷者又十一二三此其

大致也自愼中叨歷二曹前後僅六年耳而四方大臣訃至者不下數十人噫何其多也中間勳賢名績赫然著於世爲國寵重不獨以其官尊顯者蓋十數人焉愼中每與僚長貳道之卽掩泣長嘆也蓋所謂大臣者皆其踐敭之久積累之深以成其名樹其望致位尊顯可謂偉然一時之盛而宛然以死是可嘆也況夫所謂勳賢名績赫然著者或小用而終屯或逃讒而自引或難合而易退其去而老於家也搢紳咸倚以爲重幸其未死而冀其復收主上好賢求舊將旦暮召而起之以其理輿化而乃一朝忽然其可悲悼豈一人生死之間耶嗚呼若故大理卿沂樂湯公者非所謂勳賢名績赫然著者耶公之操行脩潔純懿足以敘其後昆亦有

以稱之而不爲浮直以一眚被廢妻子徬徨不敢以聞於朝非惟不得其不可易得者而祭與葬之合於制令者亦不蒙秋毫之恩是不爲尤可嘆耶公之位不滿其德用未究其所長平刑部之獄一不當主上不勝愼刑好生之仁以爲失職怒而黜之固非有大過得罪於上也當時與公同以獄事被譴大臣不下十數人主上仁聖慈明惜老成棄舊過蓋十數人者已錄用其一二無所疑滯然則公之終始固已暴於上心亦旦暮將召而起之者而今不幸死也豈非命耶公之孫世賢集公所爲詩文若干卷將梓以藏於家愼中受而讀之因謂世賢曰夫公之赫然著者固不待文而存也然公肆其生平之餘力以發於聲律文字之間又深厚有體而

極其思則斯集也世將寶而傳之豈特可藏之家而已哉惟公之存不假於文故慎中序公之集亦不詳於文而戚戚於人之云亡庶後之有志之士欲論世尚賢者於斯言有考焉

晉陵集序　陳崇慶

晉陵集者何王君百穀所自著也君吳產也集何以晉陵名遡其先世爲江陰金鳳里人自常而徙於吳者也君能不忘所自出少即補常郡博士弟子員翺翔於常學用益茂斯集之所由作也君少負奇氣性最警敏自爲童子時信口肆筆力去陳言不落凡近稍長爲文字語輒卓犖瑰瑰迥爾不羣名籍籍起諸生中識者嬖之又厭舉業排比束縛苦人迺汎濫子史百家研攻騷選歌賦遂

登班馬堂奥而肩踵與岑孟相頡頏且對客揮毫氣溢四座即太白所陳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不多讓也予蹇拙居山中息游寡合一日識君於吳幼元所相與把臂銜杯至誦君詩篇令人驚絶却走雅器重之遂定交焉昔人謂傾葢如故者非耶幼元以茲集示予讀之終帙矍然作曰良玉出璞明珠起淵此希世之珍奚啻合璧照乘而已即使在常則常重在吳則吳重其爲晉陵之光多矣合壽諸梓幼元曰吾意也願弁諸簡端以襄厥美顧予不類何能贊一詞惟君升入太學方北上金臺友天下士行將宦游寰海躡足名山尋奇弔古蹤迹日益廣述作日益富在一方則名一集晉陵特爲之前驅去爾他日歸幸以全集教我

毘陵掌故序

李晝

晝初莅茲土百凡故事無所於稽吏胥之巧猾者乘時肆志輕重行止率多以其意相欺詰之則曰此故事也再詰之欲得舊案則曰積之充棟莫可稽攷也余退而思之魏相漢之名宰惟以其熟於漢事今之六曹亦莫不有職掌之列布以縣視之大小相去雖曰甚懸而據往範來監古準今則一而已迺遂翻閱卷案分房別類得所錄凡五十二條每欲斟酌損益纂集成編而菁劣不文深愧未能也歲月不居今且循資去矣不有所託恐復就泯沒迺將原稾六册封付署篆吳君金峯以俟後之君子若夫因略致詳推舊爲新使一縣之事如指諸掌而吏胥無所售其術葢深有望於

他日云書不敏敢僭識此以相告

毘陵人品記序　　　　岑原道

道嘗往來毘陵思古聖賢之遺墟庶幾乎賢人君子之林及考其郡國志乘乃兼采齊梁之君賢不肖混矣夫子於是邦獨贊泰伯仲雍而賢季子彼其紀載者何所師承也哉竊欲有所論正附於褒善之末未遑也誠齋葉侯判吾越以簡彝為理以文章藻飾吏事既修吾姚志梓之復以其鄉人品記進小子授之曰此吾先君存齋公之所命意先友古庵毛公屬草未就而俱下世某嗣業之惟子為是正敘而傳焉道初有慨於中敬受反覆之其去郡國所紀載遠矣人以代著而不以類分據行直書而凡道德功業文章

之文第如日月列宿之懸象隱顯巨細居然自見其抉擇至精其文辭則史不徒去齊梁之僣僞而已昔者太史公傷悼卞隨務光之徒不蒙賞於夫子而發憤於伯夷之傳以謂砥行立名者必有藉於青雲之士以施及後世毘陵之賢產於商周者既獲夫子之贊許自秦漢以訖於今者誠齋父子朋友復能尊師夫子之旨而併記之文獻有徵作者奚嘆乎記凡四卷人品合若干人嗚呼盛矣考其人論其世近取遠師以無慚是邦之賢斯又記此者之意也誠齋以嫌故於存齋古庵弗之記道謹案其行事綴傳於終篇

朱子二大辨序　　顧憲成

昔朱子有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

竭力明辨此道無由得明予弟季時讀其言憔然有感遂取其所與象山龍川兩先生往復數書輯而行之名曰朱子二大辨諸有與兩說互發者亦附錄焉而謂予曰惟今日學術之弊亦然第昔也頓悟事功分而爲二今也并而爲一其害更不可言耳不知朱子而在又何以爲計予曰難哉必也其反經乎已而曰亦須擒其窠巢始得季時曰何言乎窠巢予曰即邇時論性家所愛舉揚無善無惡四字是也此四字是最玄語是最巧語又是最險語季時曰願聞其說予曰謂人之心原是無善無惡也本體只是一空謂無善無惡惟在心之不著於有也善惡必至兩混空則一切掃蕩其所據之境界爲甚超[illegible]玄也世之談頓悟者大率由此入耳混

則一切包裹其所開之門戶爲甚寬故巧也世之談事功者大率
由此出耳乎則握機自巧巧則轉機益乎其法上之可以張皇幽
渺而影附於至道下之可以徼名徼利而曲濟其無忌憚之私故
險也世之浮游於兩端之中而內以欺己外以欺人者大率就此
播弄耳試與勘破無論其分而爲二者一高一下人得其指而其
覘之無從逃匿即其并而爲一者亦見首尾衡決渙然披離無從
棲泊矣何者奪其所恃也然則朱子而在其所爲今日計亦可知
矣季時曰人言象山禪學也龍川伯學也信乎曰聞諸朱子南渡
以來八字著脚理會着實功夫者惟予與子靜二人何敢目之曰
禪惟其見太捷持論太高推極末流之獘恐究竟不免使人望入

漭蕩中龍川自負一世英雄其與朱子書稱天地人爲三才人生只要做個人立意皎然何敢目之曰霸惟其才太露行徑太奇推原發端之地恐合下便已渾身倒入功利中況象山言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豈非卽吾之所謂空而龍川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上下三代唐漢之間欲攪金銀銅鐵鎔爲一器豈非卽吾之所謂混由此觀之其大指亦自分明特未及直截道破耳予又閱朱子所著胡五峯知言疑義其於無善無惡之辨最爲分明特未及剖到兩家安身立命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并與一口道破耳要而言之此一重公案實二大辨之所歸宿拔本塞源之論也然則朱子而在其所爲今日計益可知矣抑予竊有懼焉凡人之情於其

受病處未有不畏而却者也於其安身立命處未有不戀而留者也惟是安身立命處即其受病處幾微之間固已易昧而難決況吾方見以爲受病處而彼且見以爲安身立命處則其說益牴牾而不入矣夫誰得而奪之論至於此誠不知朱子而在何以爲今日計也於是刻二大辨成季時請序予因次第其語授之盍以爲是天地間公共事而思求助於有道相與釋去其懼云爾

朱子二大辨續說附　顧憲成

季時輯行朱子二大辨予業爲之引其端矣既而思之其於儒釋王霸之辨尚覺未竟何則聖學以性善爲宗異學以無善無惡爲宗當孟子與告子往復論難時其說各不相謀分而二也今之言

曰無善無惡謂之至善然後其說各不相礙合而一矣分則孟子自孟子告子自告子孰是孰非可得而辨也合則孟子之說轉而爲告子之說孟子是告子不獨非告子非孟子不獨是孰是孰非不可得而辨也乃[illegible]卒喜合而惡分所以儒釋王霸混爲一途卒之儒不儒釋不釋王不王霸不霸而兩無歸著也夫儒釋王霸非可區區形跡間較也釋學遺情絕累以清淨寂滅爲極則得無善無惡之精者也是予向所云最平處也究也超其性於空矣儒則實霸學挾智弄術以縱橫顛倒爲妙用得無善無惡之機者也是予向所云最巧處也究也戕其性於僞矣王則誠是故認性爲實性在善中認性爲空性在善外誠於爲善善在性中僞於爲善

善在性外此不可不精察而慎擇也是故性善之說與無善無惡之說分卽儒釋王霸亦隨而分從其分而辨之也易性善之說與無善無惡之說合卽儒釋王霸亦隨而合從其合而辨之也難端緒甚微干涉甚巨吾始以爲告子之偏執不如陽明之融通而今而知陽明之融通又不如孟子之斬截足以折異論徹羣疑使人曉然於毫髮千里之別也此不可不早計而預防也季時曰告子釋學乎霸學乎曰語其悟也無善無惡語其修也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語其證也不動心以釋用之則釋也以霸用之則霸也存乎其人而已是故釋氏曰無生告子曰生其見性同也霸者假仁義告子桮棬仁義其禍性同也季時曰生與無

生何以同乎曰性杞柳也初未始有桮棬也性湍水也初未始有東西也是其所指以爲生者正其所見以爲無生者也性無內仁內也非性也性無外義外也非性也是其所指以爲桮棬者正其所見以爲假者也然則謂之無生者無生而無不生原不落滅境謂之生者生而未嘗生原不落起境兩下立論若各持一說總之互相發非互相左也假仁義者計以仁義爲利慕而郎之桮棬仁義者計以仁義爲害厭而離之兩下發念若各行一意總之覩其似未覩其眞也將無同所不同者釋學圓告子僅知得頓覇學蕩告子較把得定耳世之君子於孟子則尊事其名而背其實於告子則尊用其實而避其名其所自命則卓然以聖學爲期其所標

揭則公然與異學立赤幟不識何也季時曰參究到此誠拔本塞源之論也不可以不志因復次第其語授之蓋以爲是天地間公共事而思求正於有道君子相與尋其是處云爾

願義編序　顧憲成

澄江邵君貞菴恂恂如也而隱於醫其於醫聊寄而已不數數也而多奇效嘗客予涇里叩者不絕君隨手應之不爲德亦不問其姓名也每過予清言亹亹絕不及俗事間語及海內長者未嘗不欣然庶幾見之語及閭閻休戚狀未嘗不爲攢眉也予心異之一日出一編視予曰此義田錄也邇自范文正公迄於今凡聞公之風而興起者並錄而附焉予詢其意答曰爲天下必自齊家始齊

家必自睦族始睦族必自義田始義田厚其生也於是乎有義塾義塾正其德也厚其生乃可以正其德也夫然後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故曰必自義田始余之爲是錄數年矣未有以名也敢乞靈於子予喟然歎曰仁哉君之用心也昔子貢問博施濟衆而夫子告之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非以博施濟衆爲不可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乃其所以博施濟衆者也惟是曰施曰濟則取必於力曰欲則取必於願耳力有限願無窮有限則隘無窮則博有限則寡無窮則衆甚矣夫子之善言博施濟衆也今君之爲是錄也稽考詳矣咨求悉矣校閱精矣意念深矣百爾君子見而讀焉讀而感焉感而思焉思而效焉一人能爲文正

公君之願行於一人也人人能爲文正公君之願行於人人也博施濟衆實始基之豈必功自己出哉於是遂命之曰願義編貞菴君曰善已而爲之愀然者久之予曰何貞菴君乃曰先人浮山府君實抱斯志偃蹇一經蕭條四壁未有行也臨終手不肖而命曰若以范文正公爲何人哉小子識之且若不聞舅氏恕齋高公之訓乎高公家故涼且割其田百畝贍族而自爲文記之文具錄中不肖撫今追昔實負先人其何言予悚然起曰君言及此且令予戚戚心動矣然而君之爲是編正所以昭明浮山公之志而畢其願也予愧多矣因次第其語題之簡端以告世之讀是編者

遼暘稾序　顧憲成

吾邑黃斗南先生高風亮節海內傳誦而獨怪其文辭不少概見適先生之子思菴公檢點遺箱得遼陽稾付其孫懋勳梓行之仍寥寥耳乃昔荊川唐中丞與先生書曰易之蹇君子以反身修德葢寂寥枯淡之中其所助於道心者爲多也自儒者不知反身之義其高者則激昂於文章氣節之域而其下者則遂沈湎濡首於蟻羶鼠腐之間如兄之志氣固已塵垢一世而與古之志士爲徒矣不知近來反身之學得之於蹇者何如幸以教我張舜舉言兄自成遼以來作詩幾四五本何以致多如此豈將以是自鳴其習坎心亨之樂耶或者窮愁羈旅無聊之思而姑託以自遣耶抑以寫其江湖之憂而致其去國繾綣不忘之愛如古離騷之作耶無

亦自擬於鐃歌鼓吹遼東都護之曲而與塞垣橫槊之士同其慷慨而謳吟耶不然則枝葉無用之辭其足以溺心而愒日也久矣兄何取焉日課一詩不如日玩一爻一卦日玩一爻一卦不如默而成之此之謂反身而奚有於枝葉無用之詞耶誦斯言也又惟恐先生之屑屑於文辭然者今所行亦僅上下二卷豈先生有感於中丞之言遂多刊落耶抑先生原不著意任其散失耶及讀先生詩大都風格遒勁神情開拔其託物寄興往往多深長之思讀之輒爲脉脉心動至於朱夏篇有曰僻居日三省舊愆發新愴自責篇有曰大言了無忌夷考胡不逮又如新居篇有曰君王最得甄陶法苦志勞筋付此行東溪篇有曰園林鐘鼎吾何擇詬到經

綸一厚顏又可見先生於其間所爲磨礲鍛鍊自有用力處此反身修德之一證也然則詩何能溺心溺者自溺耳亦何能惕日惕者自惕耳中丞之言聊爲先生助一鞭而已抑予始者傾仰先生如巖巖泰山疑不可得而親比先生拜賜環之命洊歷同卿尋致其政而歸于修諸生刺掘衣伏謁時先生方杜門養痾輒命季君扶而出見渾樸悖茂隤然如田夫野老瞻對之頃鄙吝頓消更令人不可得而疏竊意先生之所爲得之於卷者當自不淺此又反身修德之一證也由此觀之先生之詩便是先生之易時而有言時而無言其致一耳而何本末精粗之判哉予故特表而出之以爲尙論者必參究及此然後識得先生眞面目而作詩之多不多

非所問也

贈郡伯象玄杜公入覲序　　顧憲成

象玄杜公由計曹出守吾郡下車之日見者望而知其必能造福一方欣欣色喜遞相傳告久之予從里中諸父老益習諸懿狀洋洋口碑不可殫數總其凡持己端矣御吏肅矣字民惠矣執事勤矣秉法公矣竊沾沾爲吾郡慶有公果不虛所擬也於是且入覲予邑許侯偕晉陵張侯澄江許侯荆溪喻侯乞予言以贈予復就而詢公之所以許侯曰公予師也予生平不喜飾邊幅務瑣瑣信心而行獨往獨來而公時時進之曰洗滑縝密政之體也予退而憬然有省焉張侯曰公予師也予生平不逆詐不億不信傾其底

裏置人之腹而公時時進之曰精明果鋭政之用也予退而凜然有惕焉許侯曰公予師也予甫離章句而事簿書耳目所歷都非其素而公時時進之曰某利當興某弊當革爲政者不可不振於始也予退而豁然有覩焉喻侯曰公予師也予受事五年於斯幸無獲戾於士民而公時時進之曰利端無窮弊端無窮爲政者不可不虔其終也予退而悚然若有失焉予曰善哉向者爲吾郡慶有公也今爲諸父母慶有公矣因以語公公謝曰然乎哉而非也吾幸於梁溪君得爽於晉陵君得懿其至郡也先澄江君是以有概於始後荆溪君是以有概於終所當交爲勉勉者也予實藉諸君子朝夕切磋何能裨諸君子萬分一予聞之益爲嘆服語云以

一己之能爲能不若以一己之能爲衆人之能以一己之能爲衆人之能又不若以衆人之能爲一己之能公以實心莅政又以虛心下人吾無以窺其際矣聖天子坐明堂計羣吏公率各邑侯次第以其職奏行將儼然有黃金璽書之旌乃公不自有而歸之各邑侯各邑侯又不自有而歸之我公德讓之風人人侈爲美談不知潁川渤海曾有是乎否也論至此予且當於千古循吏中慶有公矣遂書而納公之囊

鶴峯先生詩集序

顧憲成

予少時業聞邑中有鶴峯黃先生願爲執鞭久矣會其孫應覺刻先生遺詩予受而卒業焉益灑然異之士方屈首佔畢朝誦夕諷

所抉腸劌腎蝸蹶而營者惟是舉子業之爲皇皇耳卽欲以其閒吟弄風月點綴山川與騷人詞客爭奇鬭不可得何先生之暇也始先生舉孝廉方當茂齡自後挾其經待詔金馬門且四十餘年而不一遘南北風塵所爲耗其雄心者不少矣今讀其詩春容爾雅發乎情止乎禮義了無不平之慼何先生之適也應覺因從容言先生既久滯公車有同儕當路者推轂於熊相所先生聞之一夕策馬出長安歸矣居里中監司守相多重其爲人有同姓麗於法詭稱先生猶子以免逕獻百金爲壽先生笑而揮之不受也其自好類如此予作而嘆曰先生可謂超然於功名富貴之外矣濯濯靈臺一芥不緇時而出之萬籟于予有以哉有以哉

伊蒿子傳後序　　周忱

延陵嚴公志道以伊蒿子自號監察御史吳公敏德修撰張公宗海皆爲作傳二公以文章名皆爲嚴公知己傳之所載詳且密矣予嘗忝與嚴公同寅知嚴公之行事尙有傳所未及書者豈可厭繁而不加紀述乎公初至刑部時寮寀中有忌嫉者以其起自山林未嘗更事竊謂其必難於任職公旣視事訟牒至前卽剖決無滯聽斷之際人自畏服不敢盡其無情之辭雖在職十餘載者反有所不及於是向之忌嫉者始翕然敬服侍郎張公嘗歎曰今之仕者多以政爲學若嚴公者可謂學優而仕者矣公於事無所顧避理之所在必毅然行之有御史陳旭子與鄉人同飯於肆俱爲

邏者蹤跡所獲盜鄉人前爲盜劫人於京事覺而逃餘黨七人已棄市鄉人既就縶懼拷掠誣引御史子爲同盜且分之贓案具而鄉人死御史子無以自明謬以其母簪珥爲盜贓公閱其案見前七人招服未嘗有御史子及召事主驗所入贓非其物疑而問之其子號痛稱冤公將直之同列皆謂獄成已久不可改公曰御史之子有冤而不得自執法者能無慚乎乃獨署其案聞於朝而釋之其在大理時良鄉民有失馬疑某人盜之執告於縣縣丞亦見其有可疑之狀因拷訊過重而死法司坐丞以決罰不如法當徒而又坐告者以絞公曰因公殺人丞之徒當矣告者因疑而訴豈可坐以誣告致死哉如所擬則似丞與告者各殺一人矣遂駁正

而活之人以爲當有某衛指揮斋交阯蠻童旣長爲娶因爲養子後指揮戲其婦不從事覺法司當以强姦子婦死刑公駁之曰養子非所生而姦且未成比於內亂有間矣覆議得減死從流莒州有屯卒奪民田爲其所訟得罪於按察司卒讐之而無以逞夜盜民家驢以歸民搜索得之卒反以民爲誣賴擒送於千戶孫恭所千戶與卒爲親民被榜掠至死法司坐千戶以因公徒罪公曰私以止殺千戶得生則死者銜冤地下矣遂正其故勘之罪山東人皆爲之快意蘇州衛卒十餘人駕舟運餉泊河西務夜劫客舟其中一人爲事主所殺餘黨懼事覺無以自飾見鄰舟有押解人帶兵仗防因而行者因謬指押解人劫商財謂其侶往救而被殺擒

告於官皆誣服公覽其牘疑之曰押解人與囚同舟防束之間必有怨惡借使爲盜囚必知之駁令簡問果得其實遂釋押解人而正強盜之罪此皆見於行事之大略者爾若其立心之剛正勵行之廉介則毅然而不可易永樂間嘗領部檄督事於宣歙諸郡時部官出臨州縣者昧於大體爲有司所忽公往來諸郡守待京朝舊職於人罕所敬讓見公獨踧踖而加畏間持酒肴致餽欲以微覘公意而繼以贄禮公毅然卻之守退而嘆曰吾守此郡閱貴人多矣清白自持唯嚴公一人耳今布政使李公昌祺爲禮部郎中時與公鄰居於長安市嘗言公之卒家能謹守禮法井井而不紊且言公於祀先之際必求合禮度而誠敬篤致無少怠忽近時士

大夫家皆所不及昌祺於人少許可其爲此言葢心悅而誠服焉
公平生究心於禮律之學嘗云禮以崇善律以防非民生日用之
間出乎禮則入乎律不可以輕重論先儒於禮書註之詳矣而國
朝律令未有註疏亦儒者之欠事因取律令中疑難者講求立法
之意著爲立疑解略一編予嘗得而讀之勸廣其傳

繖湖存筆序

徐遵湯

曹氏自兩侍御以來代有文人逸叟先生乃南山半刺之孫鳴岡
明經之子也夙負儁才有遠志更有遠韻弱冠蜚聲膠序不屑逐
裘馬輕肥隊襁乃課耕課子漁獵古今磅礴風雅復不向時人收
名定價但自寫其一往深情歲庚辰纂修邑乘引與其事如得行

祕書每有咨詢列如指掌當事俱服其有謀野才間出詩篇相示亦琅琅大雅之音嗣是齒益高閱歴益深著述益富八十引恩例賚粟帛錫章服又四年壽終所貽子孫者惟遺詩數帙耳仲子起八屬予選定將梓行以志永思余揀金琢玉存其什一即取材不同要之意無假借音出自然依然康節擊壤音也昔賢謂康節詩從杜來余初未信既讀其全集憬然會心欲録其偪唐者以行世今得效丹槧於先生則於康節可輟筆矣顧康節在宋時值雍熙勝居都會雒社往來爲温國鄭國諸公故星動少微輝生浚谷先生僻居江陬性復寡合所追隨賡和者惟一二同心之素交均齒之黃髮故雖比作更老姓名不甚遠著晚更丁刼變呻吟激楚亦

似少陵夔州以後詩而予方削跡齰舌因略其黍離板蕩之篇而標其泌水衡門之什知蕭然高寄在升沈理亂之外惟識康節之可擬少陵則識先生之可擬康節未可求之聲響色澤間也以示子玉兄弟亦以予為知言遂為引其端

先賢傳序

歐陽東鳳

傳稱大江之南其人輕心易侈而晉陵亦江以南也薦紳先生以及布衣韋帶之士獨以名節自衛以道義相追琢彬彬質有其文為東南鄒魯余以不類來典茲郡不喜得守喜得從諸士紳遊已復念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或亦風韻之所漸被師友之所陶鑄非偶然而已也爰用採輿論徵博史得延陵季子而下六十有九人

大者惇倫砥節翼聖闢眞次亦批鱗犯顏偏介獨行之士余實爲守而使風烈弗揚典型杳絕則興賢範俗之謂何乃擇地得龍城書院廢址爲闢榛蕪創棟宇合祀諸賢其中已又摭其行實而稍稍銓次之人各一傳傳合一編展卷而球璧盈前師保在望盛矣夫鄉先生歿而可祀於社閭郡無慮數百人而此六十九君子則其名實粹然彪炳於百代者也雖在殊方異域偶過其祠猶當肅然下拜低徊不能去卽不獲拜其祠而得讀其傳想見其人猶當立懦而興頑況於晉陵人士非其枌榆同社則其孔李世誼也不然則其遙遙之胄也又其近者則其祖父若師猶及見其光容笑貌所附梓里而詔趨庭而對者也德澤未斬楷模易尋果有能登

其祠考其傳而憬然思躍然起者乎亦何必抵掌於優孟呼歆於虎賁反身而求希之則是耳彼一時此一時焉知今不如昔後不如今百世而下不與六十九君子並爲景行乎願與晉陵人士共勉之若乃泰伯端委而臨不當下夷於諸賢周訥溪戾止未久不得上擬於蘇楊他如盛少司寇踊之勳望秦端敏金之幹濟王中丞沂之篤孝吳戸部玉之醕謹羅建甯柔之清方薛學憲應旂之通經嗜古萬司諫吉之蹈矩履繩王太僕鑑之耽寂辭榮周文恪子義之質行闇修汪少參汝達之砥節寡營皆所謂鄉之耆蔡國之表儀參考未盡挂漏實多眾議紛紜折衷匪易姑存之以待論定云

陳橫江先生遺稾序　　樊良樞

毘陵陳工部橫江先生今屯田使陳大夫世茂之大父也大夫與余聯官舍每過余齋述其大父立官之苦節與夫傳家之清範未嘗不感慨而流涕也手出一編徵余序余受而讀之葢橫江先生二稾云先生以名進士起家嘉靖中出守蒲州有循卓聲尋南遷比部改水部郎會有倭警繕城堞先生躬先版築盡瘁而歿歿之日惟餘詩囊一卷南中士大夫識與不識爲之盡哀嗚呼歿無長物可謂清矣以死勤事可謂忠矣即求之古名臣中豈數數見哉今讀其初第詩如承旨感懷諸什藹然見忠君愛國之思也守蒲詩如郡齋郊行諸什隱然見視民如傷之意也南部詩如陪祀齋

居謁陵巡視及懷古游覽諸什渢渢乎眞盛世之徽音大雅之遺響也嗟乎以先生之才令天假之年將以黼黻皇猷輝煌帝業卽九列三事可坐而致乃竟祿不享年位不配德此其故何耶讀先生薄游北游二槖無論君親大倫師友篤義根乎至情凡夫邊警敵情兵農禮樂之類一一經心極慮形諸諷詠夫欲有所用之也然不盡用之於身而用之於子孫仍雲又不以祿利詒子孫而以清白吏詒子孫仍雲詩囊一卷所詒固已多矣大夫世茂淸節特操有大父風居官敭歷中外分憲黔滇所至愛人下士崇實力行文可以經武可以緯所以繼志繩武者用之殆未有涯也余讀先生詩則知大夫之有祖與大夫游則知先生之有孫韓昌黎所稱

美而章盛而傳者實在於茲是褒也何可以不傳徒令含光宵練之寶戢藏數世而祕不示人爲也余雖不文謾次其篇什刊其譌書爲之序而傳之

東林志序

劉元珍

東林之有書院也以明道也龜山楊先生舊興於前涇陽顧先生繼起於後胡不介以爭若是乎道脈在耳夫善合古今聖凡而一亦合順逆險夷而一一者何也善也茲脈從來遠矣自羲畫剖訣厥中傳心已如日月行中天孔子承之曰明善孟子承之曰性善善卽脈也無善無脈也有宋諸儒遞衍茲脈而探河洛之源發紫陽之脈者非龜山先生乎先生之言曰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

又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亦只是率性所爲率性循天理是也味先生之言可見仁外無心理外無性卽性卽心是爲善觕解翁夫子得其傳而謹守之雖以陸氏之學本於孟子而端緒稍殊輒危詞鍼砭不少假借誠恐擇善不精必至苟趨方便執善不固必至別出歧塗惟是因漸思防汲汲不容緩耳乃至今日而無善無惡之說且浸淫於人心夫象山先生直指當下未至離性善之宗朱夫子猶汲汲防之不置況舉心體而概之以無惡虛簸弄何所不至於是漸決而爲山陰爲盱江甚而爲姚安陽明先生豈虞其流弊至此而今人乃執告子已陳之芻狗爲先生不磨之律令名爲尊教而實以陰濟其私此經陽先生所爲惕然懼也懼而思

閑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於是反而求之依庸庸者何即龜山先生所謂不可添一物者是先生特爲拈出顯示蕩平正直之規陰折影響荒唐之見期與同堂共識本心精求善緪以仰窺義畫厥中之祕此書院所由復講會所由興也或曰道學之爲世詬也正爲其有善耳盍少貶焉以混於無噫嘻我固有之誰能去之去乎此則道義名節爲贅疣且將入乎彼而不道不義不名不節爲託宿矣人有安於不道不義不名不節者乎其所以不安者何也我固有之也宋淳熙時有謂誠意正心之論上所厭聞者朱夫子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及入對首以存理遏欲爲言迨至慶元黨碑樹矣貶竄盡矣僞學之網極於彌天而柴中行應制獨白漕司云

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

盡前賢甯爲時貶不可自貶如此今當無忌諱之朝崇理學之日

家濂洛而人關閩庶幾直翦荆榛深入堂奥留此如綫一脈常存

宇宙間所謂無古無今無凡無聖無順逆無險夷無在可容出入

可容委棄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志成没爲弁首以自鞭策矢毋

負涇陽先生明善同人之旨萬歷甲寅

續毘陵人品記序　高攀龍

士無定品要在不失其人之本色而已夫子曰人之生也直此本

色也以其本色也而易如火之炎上水之就下也故無鉅細皆足

以成品以其本色也而難如火之不熄水之不污也故無鉅細之

品皆見其可貴品士者核其人必衈理眞而後無贋品論人者隨其品必羣品備而後無失人毘陵爲泰伯端委之地山川平衍習尙得文質之中出周而來風氣日開至宋而益著天下有事毘陵人必有則古昔稱先王不忍自決其防者如慶元端平間天下岌岌矣毘陵人礲礲守其所學逐而去之者至以道學解散爲慶而迄於亂亡毘陵人猶孤城死守不下及羽人釋子亦知與城俱亡之爲義儕獨天性亦其習見習聞然也毛古菴先生記毘陵人品顧涇陽先生志桑梓人物侍御嚴所吳公更雅馴其文辭續人其後死者合爲書十卷謂某不可無一言某曰侍御之功偉哉夫人心之所趨必有所定以爲的而期中焉故以富貴利達爲的者取

諸昏夜乞哀之巧力矣以聖賢豪傑爲的者取諸平旦虛明之巧力矣二者如霄壤不可同日而語稍錯雜焉人莫知所趨侍御之厚於取善而嚴於别類其示之的乎人固有與生俱生不與死俱死塞兩閒亘千古不可得而滅沒者非富貴利達之謂也世人畢其巧力昏夜乞哀以求之而與此曾不相涉夫以百年易盡之身營此身不相涉之物譬之冠冕金玉被飾土木偶人至於死之日了無餘味而後知其向之所爲罔也亦大可哀矣其有感於斯編而興起者乎侍御之功偉哉

重刻諸儒語要序

高攀龍

唐荆川先生輯諸儒要語十卷其六卷皆諸先生所自得語四卷

則辨析同異而考亭之語爲多吾友黃雲翼讀之而奮然起曰道在茲乎重刻於浙中而徵言於不佞夫不佞則烏知道竊以善觀聖人之道者觀其學善觀聖人之學者觀其教善觀聖人之所言者觀其所不言觀聖人而後乃知諸先生也夫聖人之憂患天下後世遠矣故不難於自盡其心而難於盡衆人之心不難於開一世人之心而難於稽萬世人之心聖人知不學之害小而學術之害尤大不學之害害其身而學術之害害萬世故能言而有所不敢言欲言而有所不敢盡欽欽然守先王之法文則先王之文禮則先王之禮聖人特示之博特示之約使萬世之賢且智者有所裁而不敢恣其意恐不肖者有所循而得以殫其力如是而已矣

夫道人所自道也譬之適長安者聖人第示以至之之塗示以至之之具爾塗不辨不可得而至用不具不可得而至及其至則長安自見不以言而見也後之教者不然每侈言長安而學者亦宛若身親其地然而心遊千里身不越跬步也彼其侈言長安者夫豈非身至之者乎以爲言塗與具非長安也乃不知徒言長安者之非眞長安也夫然後知聖人之憂患天下後世之遠故於其所不言而知其所言也斯義也繇孔子而來惟周程張朱五先生得之自五先生外諸先生各有獨至而學聖人者必以五先生爲其辨塗之正具用之備也吾觀聖人之教而知諸先生觀諸先生之教而益知聖人甚哉教之關萬世生人命脈也是以聖人視如河

堤蟻穴知其必決而愼之

增修毘陵人品記序　　吳亮

吾母毛太宜人爲黃門古庵公女孫居恆誨不肖輩必依忠孝及相先學士抗疏受杖蒙難靡悔不肖輩初通籍勖以悉修勿競榮膴皆烈丈夫所難人謂母卽嫺公宮教何以能若是迨不肖讀古庵公人品記而後知公之垂訓宏貽謀遠也毘陵禮讓名墟英喆代奮論其世友可尙取於鄉法倍親誦詩讀書景行仰止未有以此品人不以律已以此範俗不以教家者自公作記後迄今八十餘年前者彪炳後者鵲起文獻之盛不可勝書十五年前歐陽郡侯擬修府志屬涇陽顧公品騭人物志未就於是有桑梓錄存笥

中大都倣古庵公之意補其未備續其未來人以類從不立標目
又且合同志諸賢討論商推草數易而後定未嘗師心自用沾沾
局一隅之見者也顧公謝世已六七年笥中草幾於散佚古庵公
之意將無所紹承而以不肖覩之則毋氏之桮棬也林居多暇不
揣僭爲纂輯復就正諸鄉先生稍增定焉而因有慨於作者之難
益信先輩用心之厚也夫春秋一書誅賞並行誌記之體主於揚
媺故表全瑜則瑕宜掩而猶黜之其失也苛錄先德則世宜宥而
猶摘之其失也刻棺可蓋則論旣定而故格之其失也忮結可釋
則嗣不敵而故軋之其失也媢人各有本末而必援世講以內交
其失也比祚或有衰榮而必借世系以貢諛其失也媚譽言中何

德非言賜政達何言非政偃蔆誦何政非文而必張一目以爲羅其失也抲迄今觀毛顧兩公所記錄有是數者無有哉善夫岑姚江序曰人以代著不以區分據行直書而凡道德功業文章之次第如列宿懸象隱顯巨細居然自見固仰窺先輩之用心抑亦後作之繩準也有二璧於此色相若徑相若直且倍差側而視之其一者厚而倍余不肖何能執鞭先賢近鑒遠師無甯處其厚者而已矣

戒菴漫筆序　　王穉登

利城葢有李先生云先生名詡字原德有道君子也號戒菴老人名所著書曰漫筆漫筆者不以品列不以類分不以甲乙次第爲

先後隨事輒紀隨紀輒書故云漫其書浩汗縱橫闔闢變幻鴻纖
幽顯靡所不有不獨成一家之言且也該眾作之奧此之為書沈
沉者哉蓋不博古者不晰千秋不通今者不鏡當代不語大險而
不廣不語細疏而亡當不明經不窮列聖淵源不閱史不識古今
治亂不譚詞賦風雅道衰不探名理精微統絕不該覽不淹通不
蒐羅不閎肆不論俗不知萬姓之隱不述怪不窺六合之外不該
諧不玩世不神仙不逍遙不表忠貞人倫不顯不載兇俠檮杌道
藏故皇農羲昊以博古廟謨野乘以通今四方上下以語大男女
居室以語細詩書禮樂以明經累朝歷國以閱史雕龍纂組而談
詞賦道德性命而探名理邱墳汲冢醫卜農圃而該覽天人王霸

窮髮鬼夷而蒐羅街談市諺風土歲時而語俗牛鬼蛇神豕立石言而述怪射覆滑稽談言微中而詼諧服食沖舉驂鸞馭鶴而神仙皎日秋霜麋軀碎骨而表忠貞隱慝暴行惡貫幽明而載冤俠斯非所謂可喜可愕可憤可悲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者耶足以代董狐之筆應所忠之求矣馬遷採七十二家言而成史記異時天子開石渠虎觀詔諸儒撰一代正史是編當能含旃先生少游郡學試必高等七應郡試輒報罷晚入南雍一謁選人即去舊知居要津者絕不交通或欲式廬亦避匿有司往往勸爲稽顙稱主臣而已踐更租庸先期而辦曰我嘗往役不往見也歷年八十八始丞故曰名老人嗟乎奈何不獲齒於國老庶老之列徂割而酳授

凡與杖以贊休明至理乃終老田間汝汝而沒此非有司之過與
屬余序者諸孫如一昔名鶚耕今以字行亦有文能繩祖武者也

藏說小萃序　　陳繼儒

藏說小萃者江陰李貫之所集本鄉說部凡七家如湯大理之公餘日錄張司訓之宦游紀聞張學士之水南翰記朱太學之存餘堂詩話徐山人之暖姝繇筆沐遊錄唐貢士之延州筆記而其祖戒菴老人漫筆皆附焉貫之刻既成輕舟五百里問序於余余惟海內聚書之家百不得一即有之非卷帙浩大則多收宋刻以角壘楮之精好而已其實皆耳目所恆習也書之難難在說部余猶記吾鄉陸學士儼山何待詔柘湖徐明府長谷張憲幕王屋皆富

於著述而又好藏稗官小說與吳門文沈都祝數先生往來每相見首問近得何書各出笥祕互相傳寫丹鉛塗乙矻矻不去手其架上芸裹緗襲幾及萬籤率類是而經史子集不得與焉經史子集譬諸粱肉讀者習爲故常而天廚禁臠異方雜俎咀之使人有旁出之味則說部是也第小說所載其中多觸而少諱子孫之賢者局錮不敢行而不肖者眄然如坐雲霧中不解祖父撰述爲何語間有詒門而求之彼且狡獪掩匿詑以十襲之藏邀以千金之享展轉一二傳而皆已化爲鼠壤蠹夾中物或轉授竈下婦截剪襪材甚則付酒家如靈武告身僅博一醉耳李貫之有道士也孝友忠信沈深讀書獨能收拾先輩之遺編補殘訂譌不惜餘力頓

使延陵諸君子之風流標格亡之子孫而傳之君手其亦有功於一鄉之文獻矣當今好古者苦不見嘉則蓬山三館四庫之藏而訪書之使如漢之謁者唐之各道御史皆無事命則搜求隱籍不得不屬之二三宏覽博物君子貫之非其人哉貫之祖戒菴老人好著書垂九十不少衰而貫之又能善繩祖武正如談遷世爲史官向歆較讐天祿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祕書令其宏覽博物代有本原非世之紛飾獺祭者可同日論也若使倣貫之例推而廣之鄭夾漈所謂因代而求因人而求因地而求者其法盡在乎是它日異書輻輳四面出使臣且將藉手焉甯獨爲延陵一鄉之文獻而已乎

邑侯趙公奏績序

陳繼儒

陳子耕山中有客朱文學肅衣冠入草堂授王君書侑之幣陳子釋耒而迎問之故曰將徵文以奏趙侯侯宰靖江三載績用成戒門者無納賀卽貲無得納庭實敢徵子空言以獻陳子逡巡三讓而謝曰予郡國多巨卿偉儒不他屬而屬之山澤之臞何也朱文學曰子大夫媚於辭不喜諛而喜核謀野則獲微子誰歸陳子曰趙侯余最習吾友董元宰氏每謂余曰往江右訪得兩趙皆名士其一今爲靖江令嘗六上春官兩擬魁能以古廉吏自期而又廉不使人知其爲令也必以卓異聞至是得王君臚記侯治狀正與元宰氏之言合靖江阻江負海四面空波無都市物采之觀且驛

傳聞稀賓從覺鮮少爲令者非朘削自潤則姑委蛇容與含蓄其神明以遞相羈縻而已趙侯獨不然曰靖江雖僻險實帝京吳門鎖匙無生輕心甫下車卽慨然有澄淸振拔之意而大要倡之以廉首進博士弟子員爲談說經術葺學宮置學田四境斌斌聞弦誦聲矣民間有緩急控侯撤去成案不峻爲辭色加於孤嫠使得循郗攀案悉吐所欲言言出而情得則三尺之法與一面之網蓋更相參焉是曰廉平士風精悍拳勇好鬬未易馴侯擒治無行惡少年以及訟師博徒而豪橫止黠民負僻挺險非伏匿巨豪則逋逃他境小則作姦大則亡命爲盜侯部署摘發皆如神其狡獪非竄則縛相戒搖手莫敢犯而姦盜止是曰廉明士磽民瘠監司督賦

如風雨侯上調當路下均官民遁額清釐惹緩且又積穀以賑無告捐金以贖鬻兒禱雨雨隨車禱蝗蝗出境是曰廉惠縉紳之賴舌游宦之尺一逢掖之干請豪猾之窺瞷曾不得以銖兩撼侯以嚬笑譽侯是曰廉重侯嘗飭武塲祟壇壝建迎恩亭寳綸堂又嘗置竹輿浮舟以濟涉者皆出自官帑不費父老一環半菽咄嗟而辦旻如也是曰廉靜歲時伏臘羔鴈不及門元黃不及庭其儉如寒書生其潔如貞女子是曰廉介侯挾此數者必矯矯上人如波海之悍流出匣之怪鍔不可迫視而侯獨丰采醖藉悉寓之於樸重宏简中委任屬僚有推心而無猜色至賢如王君嚙檗茹冰以贊侯素絲朱弦之節此豈偶然而已哉今使者上績司勳氏按牘

加恩譽命自天榮施禰廟既表能官之名獲章亢宗之實臺諫主爵行且屈指首及侯而侯之發軔亨途實自今日始有如聖天子法祖宗故事越格而超拜之遠則周文襄之十九年近則如海忠介之賜節南土侯眞其儔乎是不徒爲元宰得士賀且以風示衆吏爲天下得人賀矣

刻大學漢詁本序　　金鉉

自朱程表章大學後學者尊其義旨數百年至陽明迺異之復古本以行己說究亦陽明之大學耳遂謂淩程朱上然歟否歟自時厥後人各有大學析經創義必擬孔子異己者黜而好比其同學者舌敝耳聾益茫不知所向宋儒先表章之功至今日轉爲瀆蒙

資可懼也歲壬申鈙退修六經業考較異同及大學則每皇惑無
適主擬取漢詁本幾十餘家錄而刻之求通正學者相與折衷以
定所歸方刻漢詁本竟時正篤信程朱之學潛心大學或問於格
物致知處更反覆窮究爰知程朱之說大而密誠合內外鉅細以
爲功陽明以下皆得其一端而不自覺耳遺書所載自身心微渺
以至一草一木不過不遺其門人來質問者局則宏之馳則斂之
欲速則寬居之闊略則克繹之務更無泥所偏而幾於中朱子承
之立爲四則而格致之義盡推致之平天下達天德亦竟不能外
焉因歎曩之皇惑無歸特未盡心於此而徒爲多所蠱耳遂一意
取朱子大學上參程氏之旨以爲學的而不復他有所營集刻之

顧乃爾中輟五年來食息起居不敢忘之愧未豁然貫通望洋而歎海若也丙子秋偶簡書得所刻鄭詁本不忍棄之思繕裝以遺同志而述命刻之意如此正欲同志早以程朱爲依歸其趨既定上參之漢唐詁疏下質之陽明以下諸儒無惑其偏而取其合勿徒呶呶古今本之辯而反遺實學也

方輿紀要序　熊開元

昔司馬子長好遊足徧天下宗少文好遊不出戶庭俱善遊者也宛溪顧景范氏負奇材具大略瀏覽古今積其年力成方輿一書取材富考覈精不出戶庭周知天下視少文壓上一耶一壑相去何啻倍蓰其筆勢縱橫又如子長文得所歷探遨翔容與奔放靡

極宛溪泂善遊哉余楚人習聞三楚之要莫如荆襄又熟履其地
考往事得失嘗欲借籌三楚及令崇邑知海外一區爲三吳保障
再令松陵知江南水利在導三江而東江已非其故罔弗身履而
知今宛溪坐籌一室出入二十一史縱橫千八百國凡形勢之險
阸道里之近遙山水之源委稱名之舛錯正其譌核其實芟其蔓
振其綱宛溪未嘗足徧天下乃淹博若此哉鴻溝博物推張華多
聞推宏景乃宏景者沙苑不詳張華談鴻溝不備他若山海水經
之書郭璞道元之注杜佑目爲詭誕爲迂謬葢文采有餘而摭實
不足也宛溪不徵奇不探異網羅放失於古今成敗利鈍之際三
致意焉使其展籌運策伏波聚米宏策畫圖抑何多讓乃落落寡

諸人難衣食日擁是書快遊一過雖千乘之尊猗頓之富不易此或者謂地非身履不足取信如曹孟德攻張魯聽降人言以陽平城下南北遙遠不可守及至其地不如所聞意沮欲還此其驗然而地非身履可以遙斷如宋劉敞使遼遼人導之自古北至柳河迴環千里敞曰自松亭趨柳河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遼人駭愧由此言之何用身履哉必俟身履而知即如劉與寄視水陸形默記之亦一隅智耳使讀宛溪書不煩舟車不曠日月撻戶而窺可以得天下之全形亦可以知一方之險易彼宗少文區區壁上觀何足數卽子長東登泰山南探禹穴徒重繭其足安得謂善遊哉若宛溪者洵善遊者也

去華子文集序

黃光

靖江有朱伯隆先生者當日海內名之曰儒宗亦曰詞傑云先生淹膠序中若而年累以經生言冠曹偶宜無暇買餘爲古文詞若詩酒江北淮南之間都人士擅如椽者不得不推先生其名愈尊則操幣而句揮觚者彌集亦不能概偃蹇謝之也余觀昭代作者惟唐應德先生古業與時文每據絕頂迺濟南諸公以理勝於詞相斥而輕俊之徒亦齊聲改轍迨今勿論晉陵雲間即婁東一二鴻匠亦駸駸以瓣香歸中丞矣此亡他中丞之言根乎道德而流於真懇無刻畫矜張之容及肖摹剿換之習故雖稍蝕一時而終不茀廢於論定今伯隆先生非儼然稱代興而遐躋鄉先哲之席

者耶余從其叔子爾升氏索遺集卒業之大都古道焒人都體俱備不必句鍊字敲而裁飭森馴具河東南豐之致其所紀序雖法度之中亦纚纚盡興能令其人之鬚眉色態不逼擬而幾欲生動持論必依於正而間遇險仄崎嶇雖穆然以擬實峭然以感令讀之者不怒而不能無低回慷慨於披誦之餘則又奚必以聱牙鉤棘漫誇壇坫之雄哉夫先王之制音也必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蓋養和修淑之意多促桂狂呼之氣少所以培宇宙之元循性情之則也故讀先生之詩文則可窺先生之所入矣先生理性調情被服鄒魯而於先後伯陽擷鍊元和之旨亦蚤酎契其微閫幾大耋而步履覩聽不衰斯固榅養之充符抽抒之妙緯

也光不佞適遊驥渚瞻纂遺風而細詳當年之質行且知先生淵源家學其卓然祭酒江淮間匪朝夕之故發耳卽集中多鏘珉之篇不屑作訣地下語其自號以去華脩名去而實趨者乎先生篤鐸虎山繼而修水京口萯莙嬰蕭竹素自老出處進退合乎古人若斤斤自著述求先生亦詎足爲深知先生者先生哲弟禾豐公才名品概不忝爲玉局之欒城所結撰亦與先生埒盛俟其集出光尚欲効片言以附驥橐之末